

# 十九世纪的 马克思主义 哲学

〔苏〕И.С.纳尔斯基 Б.Б.波格丹诺夫 М.Т.约夫楚克等编写

•70506

# 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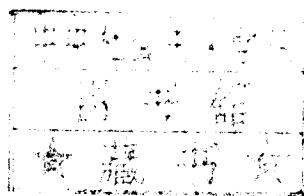
上

[苏]И.С.纳尔斯基

Б.В.波格丹诺夫 等编写

M.T.约夫楚克

金顺福 贾泽林 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Марксист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в XIX веке.

Книга первая

От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до ее развития в

50-х-60 годах XIX век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9

(根据苏联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译出)

十九世纪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上、下)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商务书店 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排版

房山县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3印张 4插页 840千字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册

统一书号：2190·074 定价：3.75元

## 译者的话

《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书，由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的一些学者集体撰写，全书分上、下两册，于1979年出版。上册叙述了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资本论》写作过程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制定。下册叙述了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和发展。最后，即结束的一章，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

本书是苏联学术界久经酝酿而写成的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大部头专著，汲取和概括了已有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著作出版后，曾引起苏联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反响，苏联一些全国性的重要理论刊物如《哲学问题》、《共产党人》等都相继发表了评论，予以充分肯定，并认为这部著作是苏联哲学科学界的一个“重大事件”。东欧一些国家的杂志也不例外，同样发表了肯定性的评论。

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对于我国哲学工作者了解当前苏联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面的状况和观点来说，将是不无裨益的。

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苏联过去主要出版了一些专题性的或有关某个时期的著作。六卷本的《哲学史》虽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全书内容的一部分，进行过较为系统的论述，但还是写得比较简略。《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书与过去同类性质的著作相比，在内容方面有较多的增加，对许多问题的论述

比较详细，对一些以前很少涉及或未曾涉及的问题也作了论述。此书上册在分析《资本论》时，能够根据这部著作的不同稿本来阐述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制定，并且对这部著作的逻辑方法论问题给予了相当篇幅的论述，其中谈到的一些问题和方面，如对逻辑与历史一致的理解、展望原则和回顾原则等等，都属于新发挥或新增加的内容；同时，该书上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实践”、“异化”、“人道主义”、“生产力”、“劳动”等等），也能够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观点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论述。下册在分析唯物辩证法时，着重谈到了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存在规律和思维规律的关系，在谈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时，能够结合当代自然科学成果，来分析这些著作的方法论意义。与过去出版的书不同，马克思的《数学手稿》的方法论意义在这册中也占有一定的篇幅。属于这册新增加的部分还有：对恩格斯之后的一些人物，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作出了较为合乎实际的评论，改变了苏联以前对这些人物的某些看法。

除了补充和新增加的部分外，作者们还对过去普遍流行的一些提法作了修改，例如，奥伊则尔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一书中，在分析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著作谈到共产主义时说：马克思“把自己的关于劳动者的社会解放的学说称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真正的人道主义”，现在这部书则把后面的“真正的人道主义”这类提法删去了。纵观全书，这类修改多处可见。

这部书与苏联出版的其他书一样，免不掉要兜售苏联领导集团的思想，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作出如下结论：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可以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范围内建成，即使同时存在着与这种体系相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此外，它也指名地攻击中国，如该书最后一章有一处即

是，对此，我们作了适当的处理。总之，我们希望读者在阅读这部书时对其有问题的地方，应有所察觉和鉴别。

这部书所采取的叙述形式，乃是叙述历史时期与各本著作中的原理相结合并以后者为主的方法，各个章节的安排也遵照了这个方法，即侧重于阐述原理，而不侧重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生平的记述。由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叙述得过分简单，因而便产生了与此有关的缺点：在谈到各个原理的产生和发展时，却未能很好地把它们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就给人一种印象，即该书对马克思、恩格斯一些著作的论述带有简介的性质。此书还存在着其他的一些缺点和毛病，例如，各章节的篇幅长短不平衡，叙述方法不统一，有的紧凑，有的松散、拖沓；再如，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学和美学观点等，也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未能辟出专章专节来加以叙述。

这部书仅是苏联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系统长篇巨著中的第一部，以后还将陆续撰写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列宁阶段以及列宁以后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专门著作。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

## 编者的话

5

推荐给读者的这本著作，系统地叙述了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历史发展的基本阶段，详尽地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及他们在欧洲各国的追随者和志同道合者的哲学著作。

作者力图阐明列宁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遗产所作出的贡献，并以当前我国和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思想史所达到的科学研究成果来反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观点。

本书分上下两册出版。下一部著作打算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列宁阶段。

本书上册考察了19世纪40—6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基本阶段和规律性：1842—1847年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创立，根据1848—1849年欧洲各国革命经验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定。

本书下册探讨了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基本阶段和规律性。作者追溯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90年代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考察了19世纪末许多欧洲国家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学生和追随者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书中，特别是在结束的一章中批判了现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对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解释。

本书是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学者的参加下，由苏联科学院6哲学研究所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组编写的。作者和编者对苏

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所给予的积极协助，表示深切的谢意。

在H.M.玛凯也娃的参加下，负责本书付排的科学组织和科学辅助工作的有：K.B.基楚谱娃、Л.В.舒米洛娃、И.И.叶尔绍娃、A.B.卡里宁娜、A.K.莫热也娃、哲学副博士E.A.萨马尔斯卡娅（学术秘书）。

作者谨向参加本书提纲和观点的拟定的哲学博士Л.Н.苏伏罗夫，本书的评论者哲学副博士Г.А.巴加图利亚、哲学博士Л.А.科甘，对本书手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的哲学博士А.Г.梅斯里夫琴柯，以及对在撰写本书第9章的许多节时提供了材料的哲学副博士Г.С.巴季谢夫，表示深切的谢意。

### 编　辑　委　员：

哲学博士И.С.纳尔斯基，  
哲学博士Б.В.波格丹诺夫（责任编辑），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М.Т.约夫楚克

### 作　者　集　体：

哲学博士И.С.纳尔斯基：导言、第10章；  
历史学副博士Е.П.坎杰尔：第1章；  
哲学博士Н.И.拉宾：第2、3章；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Т.И.奥伊则尔曼：第4、5、6章；  
哲学副博士Е.А.萨马尔斯卡娅：第7章第1—3节、第8  
章第1节；  
哲学副博士И.А.科年科夫：第7章第4节、第8章第2节；  
哲学副博士Г.С.巴季谢夫：第9章第3节；  
哲学博士А.Д.科西切夫、哲学博士И.С.纳尔斯基、С.А.奥  
尔洛娃：第9章（除第3节外）。

## 导　　言

7

### 哲学中的革命变革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它在理论上是完整的思想体系。正如列宁所指出，它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际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历史是同阶级斗争的历史紧密相联的。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东西，就是阐明并论证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缔造者的工人阶级的作用和世界历史使命。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单单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而且还是伟大而完整的世界观，它包括了自然、社会、人及其一切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这种世界观的基础，即理论基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上的形成和发展中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要求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因而对它的研究就不能不研究它的历史发展。这里充分地显示出唯物辩证法所确立的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原则的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密切一致，并与它们一起组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科学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从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的批判，是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学说，以及同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的。作为它们必要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在对世界(世界观)、对世界按照唯物主义辩

证法规律而发展、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等方面共同观点。当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是由于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时，他所指的是，如果不从根本的哲学观点上重新认识社会生活现象，就不可能发生从尚未具有理论性的社会观向着具有深刻理论性的社会观的伟大的革命飞跃。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既不可能同旧形式的唯物主义相结合，也不可能同以前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乃是社会学说中的革命变革，是哲学中崭新时代的开始。

现代的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和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问题歪曲成哲学思想史中的革命变革的问题。这种歪曲则是与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质有关的，也是与把它等同于仅从偏颇的和错误的社会意识的含义上理解的意识形态（卡·波普），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人文主义诸问题（普·弗兰尼茨基和拉·科拉柯夫斯基），或者把它仅仅归结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批判的问题（赫·马尔库塞），以及把它归结为异化和实践理论（加·彼得罗维奇）等等有关的。

现今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中间流行着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两种不同路线”的观点：一条是“本体论”即“非真正”的路线，它是从恩格斯起，经过普列汉诺夫到列宁；而另一条是“人本—实践主义”即“真正”的路线，它从青年马克思起，一直延续到早期的卢卡奇和“实践派”理论家。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部分同它的另一部分人为地对立起来，从而完全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真实历史。不久以前，资产阶级哲学家开始编造所谓学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只承认马克思的认识论和方法，但是却否认与马克思辩证法相关联的经济和政治结论。

我们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一切诸如此类的臆造。本书作者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相互联系中来叙述它们的创立和发展的真正事实，以资对上述这些臆造的批驳。因为这些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形成过程中是如

何对待早已产生和存在的哲学流派和其他的思想流派，以及它们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的。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乃是在19世纪40年代作为西欧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的深刻变化的理论反映而客观必然地诞生的。在这些年代，西欧资本主义由于它充分显示了比封建制度优越而得到了最终的确立。政治上层建筑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都已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权并已作为一个敌视社会进一步革命改造的阶级开始行动。而在资产<sup>9</sup>阶级政治改造尚未完成的那些国家，例如在德国和意大利，资产阶级已蓄意同自己昨日的敌人——封建贵族结成同盟。这个同盟旨在反对人民，而首先反对无产阶级这个对资产阶级说来是最危险的、新的社会力量。在这些年代，无产阶级已经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这些条件下，西欧资产阶级已开始同反革命势力接近，而且这种情况也在资产阶级尚未取得政治统治的地方存在着。这样就在19世纪40年代分裂出了资产阶级自由派。

资本主义一经确立，就暴露了它的内部矛盾，而这种内部矛盾特别是在1825年后开始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出来，并且导致了阶级斗争的加剧。资本主义继续按照上升的路线发展着，不过，这种发展的对抗性质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集中在根本的和主要的矛盾上，即它的两个基本阶级之间的矛盾上。西欧被压迫的和受苦的无产阶级在30—40年代由于作了向政治斗争形式过渡的最初尝试而越来越变成了一支威胁性的战斗力量，尽管这种斗争还是自发的，尚未摆脱掉来自小资产阶级思想，有时甚至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凡是在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把无产阶级的斗争仅仅看作为一群受饥挨饿者造文明反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洞察一切地发现了伟大未来的萌芽。

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德国成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故乡。在这个国家中已存在了比法国在1789年时更加发展的无产阶级，它不是在革命之后，而是在革命之前就已经组织成为一个阶级。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无产阶级是唯一革命的阶级，因而行将到来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有可能直接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国内精神气氛的特点，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形势则起了重大的作用。

30—40年代哲学思想领域中的斗争在德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德国的出现，乃是因为在这里产生了它的如此重要的理论来源，象康德、费希特、谢林，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学说。没有辩证法，就不可能克服空想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局限性和落后性。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部著作中指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的方法论前提。

10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任何其他的哲学一样，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它的产生必须经过浩繁的科学工作、紧张的思想探索活动以及对一切划时代的科学成果和社会斗争经验作出理论上的思索。哲学中所完成的革命变革，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对过去的理论思维和文化成果及优秀的哲学传统的掌握是辩证地联系着的。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一著作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想象成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并把它变成某种封闭的、宗派的学说的企图，则是与真理毫无共同之点的典型的资产阶级观点。这种观点只能有利于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先前的思想，包括哲学的成果，既包含着要求予以新的回答的问题，也包含着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经过改造可以而且也应当加以利用的“合理内核”。

但需要着重指出，所有成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来源的那些学说，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刻都已被这些学说的拙劣的后继者们弄到倒退和急速解体的地步。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萨伊、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在一定程度上抛

弃了劳动价值论，而愈来愈变成为资产阶级公开的辩护士。安凡丹、勃朗等人的学说中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是变成了自由派的宗教说教，就是变成了抽象的道德宣传，抑或，最后变成了为阴谋家的冒险主义作辩护的理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他去世以后受到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解释。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笼罩着退化和瓦解的过程，甚至连费尔巴哈派也未幸免。费尔巴哈派已倒退到庸俗唯物主义者的肤浅构想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多愁善感的宣传上去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功勋的意义之所以显得更益伟大，就是因为他们善于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古典作家们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给予了应有的评价，把它们从其后继者们的糟踏中拯救出来，并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加以根本的改造之后，把这种优秀的和有价值的东西推向前进。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内容应当有个完整的了解。它的来源是过去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全部的进步思想。因此，就应把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时代和近代的唯物主义传统和杰出的辩证法家的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sup>11</sup>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接近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提出了作为自己哲学原则之一的，就是关于科学世界观是由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史上的一切恒久常在的成果所丰富起来的，而且不能把辩证法仅仅归结为黑格尔的辩证法。这种丰富同时是以对过去学说采取批判态度、克服这些学说中的缺点，以及将这些学说中所具有的猜测改造成为发展了的理论原理为前提的。就这个意义上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某种“总和”，而是把哲学思维提高到了完全新的、无与伦比的更高水平的崭新的哲学体系。这种新的哲学不仅是对黑格尔学说和费尔巴哈学说，而且是对许多其他学说进行批判改造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已经对培根和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体系、

伊壁鸠鲁和霍尔巴赫的无神论观点、爱尔维修的伦理学，以及对卢梭、费希特和傅立叶的辩证法学说作了高度的肯定的评价，这种评价则是同对这些思想家们的弱点的批判和克服相结合的。

然而，作为辩证法家的黑格尔和作为唯物主义者的费尔巴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作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的历史主义和普遍发展的矛盾性的思想，以及作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的关于人这个自然与一般的自然相统一，关于人对周围世界的能动关系（尽管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具有十足的直观性）和关于宗教幻想的世俗根源的这些论点，都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接受，但却被他们作了实质性的改造。

青年黑格尔派这些拙劣的模仿者们根本不能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的历史意义，从而更谈不上利用其中所包含着的有价值的东西。叔本华主观的“唯意志形而上学”的拥护者、克尔凯郭尔的没落的主观的悲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肤浅的折衷主义都极端地敌视黑格尔的辩证法。

应当指出，俄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却持完全另一种态度。诚然，他们所在国家的落后的社会关系妨碍了他们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但是，例如，亚·赫尔岑、尼·车尔尼雪夫斯基、爱·邓波夫斯基、阿·斯密坦、赫·波特夫和斯·马尔科维奇等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这表明，欧洲各国所有最先进的思想界对于产生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

12 虽然德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故乡，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形成的最初时起就不是狭隘的民族的学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第二版序言（1883年）中指出，单就一个笼罩着小资产阶级气氛而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思想隔绝的德国只能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只能产生对科学的革命世界观的讽刺画。马克思和恩格斯度过青年时代的莱

茵地区位于德法交界处，那个地区的阶级矛盾同这两国中每一国自身所固有的矛盾错综交叉在一起；对于形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革命信念，不仅法国的，而且英国的社会斗争经验具有重大的意义。列宁指出，恩格斯只是在英国才成为社会主义者的。诸如海尔维格、弗莱里格拉脱、格·毕希纳等这些德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的活动为在德国产生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基础，可是这种活动本身却不能产生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国际性的学说。

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国际前提时，还应该看到，世界科学的成果，按其性质来说是具有辩证倾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然科学材料进行哲学概括和阐发，尽管是在他们已经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后进行的，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并不仅仅是在无产阶级战斗的烈火中，而且也是在关于周围世界的具体科学经受了深刻的革命改造的环境中产生的。恩格斯指出了彻底动摇自然科学中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立场的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即有机体结构的细胞理论的创立，经达尔文之前许多进化论者作了大量工作而准备起来的有机界进化的一般理论和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依据了其他许多按其内容来说是辩证的自然科学的发现。这些发现者本人却未能充分认识这些发现所具有的辩证意义，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阐明了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的一切丰富的辩证内容。一般说来，绝大多数与他们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家还处在形而上学的控制之下。要对具体科学作出正确的总的评价，就需要有真正的理论方法，而且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建立了这种方法。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按其社会阶级和理论来源，按其发生和方 13 法来说，乃是国际性的学说，因此它在内容、意义和实际的影响上就具有国际的性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阶级性质，创立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完整的世界观。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社会才能解放

自己，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从其倾向来说，则越来越同工人阶级的斗争目标，同它的最终意图接近起来。因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成了一切跟随工人阶级走的阶级的旗帜。正是工人阶级既关心对现实进行客观而全面的认识，又关心为争取社会和科学技术进步进行最充分而彻底的斗争。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社会作用和职能。它负有这样的使命，就是要从理论上论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它的解放和创造活动的战略和策略，并给予这种活动提供科学方法。

因此，这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对象，它在探讨自然界、社会和认识的辩证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变成了对世界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科学论证，它有着自己的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关于意识与客观存在、人及其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活生生的、理论上已成型的、创造性发展的辩证方法，这种方法同行使着反对一切教条和空论的方法论职能的唯物主义理论是有机地相联系的。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真正揭示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辩证法，指明了理论和实践的牢固联系和相互作用，并号召对现实进行革命的改造。马克思著名的费尔巴哈提纲的第十一条反映了这样一个极其主要的情况：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意味着出现了这样的哲学，这种哲学由于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赋予哲学理论以真正社会行动的性质，并把“实践”作为科学论证了的范畴包括到哲学中来，从而完成了在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认识中的变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践的过程中探讨了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他们既阐明了实践的本体论职能（社会生产构成社会生活的客观基础），也阐明了它的认识论职能（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目的和标准）。这样，马克思主义便克服了过去一切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实现了社会生活认识中的根本变革，并且也就克服了过去一切哲学的直观性，实现了认识论中的深刻变革。<sup>14</sup>